

一句鏗鏘有力地敲在心上。雷電交加的大風大雨剛剛止息，陽光便露臉了，就如師父所說的，真是「風雨生信心」啊！是的，當我們走過生命中的風雨時，不更能看見和領略它的深度嗎？

這一段日子裡，我一直因甲狀腺的宿疾，儘量遵守醫生囑咐的——「最好少言，如果唱歌，那病情是會更「吃力」的。因此，當初以為啦啦隊比較輕鬆，幾次練習下來，發現啦啦隊可不是我的喉嚨可以勝任的工作，最後我還是選擇加入了合唱團。眼前，每個班級的合唱團，在台上是那樣用

心，和著節奏，供養著最好的音聲，台下也正有出奇致勝的啦啦隊員，聲嘶力竭地為他們喝采，讓人感到無比的溫馨。

等站在台前，我學會了暫時遺忘，忘記這不管用的嗓子，其實是唱誦不出妙音來的，只因爲願共同成就這殊勝的因緣。

隨著旋律輕輕唱，不成調的歌聲裡，隱含著每一顆歡喜隨緣的心；而擺動不齊的身子，鼓盪的卻是一種在生命舞台上盡力而爲的團隊精神。唱完「一心皈依觀世音菩薩」，我的心中生起無盡的感謝：將觀世音菩薩的

慈悲存留心中吧！謝謝所有的掌聲，雖然我們不是活在掌聲裡的人，但這樣的鼓舞，使我們有勇氣再繼續嘗試和努力。

爲此，我覺得歡喜，因爲佛曲聯誼的活動，使生命樂章又增添了豐富難忘的一頁，也因爲這樣的機會，讓我知道觀得莫觀失，只要全力以赴！

謝謝同學們，於風雨中接送。而在我引吭高歌時，溫情送來的羅漢果茶，此刻仍在胸臆間留著餘香。謝謝師父，以及所有識與不識滿懷慈悲的佛子……

等待彌陀的回電

謝崧魁

民國六十年暑假，我高興地上成功嶺參加大專暑期集訓，看到大門旁豎立的「從成功嶺走向成功之路」，不禁精神煥發，對未來充滿憧憬，殊

不知惡夢才剛剛開始。

一個半月的操練，同班兄弟們的體重都增加了，惟獨我不但體重未增，反瘦了三公斤，且每天疲累不堪，

經醫生檢查證實罹患幼年型糖尿病，這消息無異是晴天霹靂，讓我跌入惡夢的深淵。從此每日必須依賴注射胰島素維持生命，迄今二十三個年頭過

去了，這期間接二連三又併發心臟病、高血壓、尿毒症，那塊成功嶺的牌子，曾被我改爲「從成功嶺走向黑暗之路」，如今我又把它改回「從成功嶺走向成功之路」，因爲我接觸了佛法！

我相信罹患絕症的人都會有與我相同的心路歷程。開始會埋怨上天太不公平了，爲什麼生病的是我，不是別人？我還年輕，我還有很多理想，我還……，最後就是沮喪，難以自拔。我是比較幸運的，在遍尋原因得不到解答時，弟弟爲我介紹佛法，我開始探索因果關係，使我得到一些安慰。慚愧的是接觸了二十年的佛法，雖然使我願意承擔生病的果，但因爲當時的病尚未威脅到我的生命，因此我對佛法的研究並不精進。

三年前到墾丁旅遊，帶著感冒回家，從此水腫不消，甚至連肺都積了水，心臟也受不了，血壓居高不下，飯吃不下，呼吸都困難，真的苦到極點，我不止一次要求醫生了結我的生

命。後來醫師轉介我至榮總作腹膜透析手術，才將病情穩定下來，開始了洗腎生涯。一天要換四次透析藥水，每次需要四十分鐘，而且須在一個密閉的空間，做簡單的消毒，當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。剛開始時我感到很沮喪，想到我爲什麼活得這麼辛苦？看到周遭的同事自由自在活，而自己卻離不開藥水……折騰了一個星期，終於想通了：我不是每天都必須吃飯才能活嗎？可是每次吃飯時也沒愁眉苦臉呀！每刻也都要呼吸才能活，而我不也高高興興地呼吸，我每天必須……，所以多一樣算什麼！

佛說十方三世一切佛，都是以八苦爲良師，可見「苦」是我們學佛最好的老師。學佛的主要目的是要離苦得樂，了脫生死，要離苦必先要知苦、吃苦。「苦」的最直接詮釋就是無常，有一次我到嘉義師專聽林清玄先生演講，他對無常有很精闢的說明，他說：「當你踢到石頭，你要感恩，因爲在這世界上有許多人已經沒有機

會踢到石頭了；當你不必接管子能自由自在生活時，要感恩，因爲這世界上有許多人必須接了管子才能生存。無常大鬼時時伺機等待我們掉入陷阱中，稍一失神，我們就會後悔莫及。比起那些要接管子才能生存的人，我實在是相當幸運的了，何必浪費時間去怨天尤人呢？我從「苦」這位老師的身上，又學習到什麼呢？

我今年才四十歲，可是我的腎臟、胰臟已經壞了，心臟得靠藥物支持，眼睛已經花了，牙齒也搖得厲害，神經逐漸病變。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經在倒數計時了，但我並不擔心死，惟一擔心的是我拍去極樂世界的電報不知阿彌陀佛收到了沒有？西方的蓮池是否已開滿了我種的蓮花？希望在臨終前收到彌陀的回電，能預知時至，這是我今生唯一的願望。